

4

文中子集解



廣益書局刊行



版權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出版

文中子集解

校勘者 王 心 湛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人 周 健 人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一 廣 益 書 局
三 七 號
上 海 河 南 路

分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廣州 南昌 萬縣
南京 宜昌 重慶
長沙 漢口 成都
北平 開封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

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

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依遷史人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

於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

用音

帝闡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

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

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

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尙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

倞其亮反

况

文中子非苟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輿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

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

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尙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

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

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

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

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

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文中子集解目次

王道篇	一
天地篇	七
事君篇	一五
周公篇	二二
問易篇	二九
禮樂篇	三七
述史篇	四四
魏相篇	五〇
立命篇	五八
關朗篇	六四

文中子集解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壁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

得宣其用。時不遇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

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

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

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

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

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得考聖師

而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

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

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晉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

非以文體。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

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

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稽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無懸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

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者四

子不豫。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楊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亂故。

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

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

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繼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

與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與。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

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

終。所以告也。皆猶實也。實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

乎。言必與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

言不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無主薛收曰。然則春

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

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公厲

上仰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

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

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

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忌所惡出為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

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

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鐘律隋來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為儀同顯自貢三人知文中子覽來請謁見

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

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雅知德為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條詞為文知道為理門人曰。然則

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今言政之不及化。是天下無禮

也。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不知華辭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則塞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于管反

門人皆霑襟焉。哀隋將亡霑知廉反子曰。或安而行之。安仁或利而行之。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及

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賈瓊。未見習書至恆榮之命。續書有恆榮之命續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曰。洋洋

乎。光明之業。明帝天寶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強王爲太子強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繁師玄

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有北齊志師玄撮齊要爲錄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

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虞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問非酒惟奉洪範三德云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糗以戒之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勸勸皆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子曰。

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

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

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

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引古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以前無此

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賈乃可封禪特設司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禪下碑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

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廬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遇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無

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修則用益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

不足。反相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

問曰。何謂也。疑釋天太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

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

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齋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效歟吾察之久矣。目恍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憂貌此其識時運者。憂

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恍惚憂也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此言

五舉成數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豈

列於國風誰居乎。居首姬禮記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黍離

為始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敘故禮行皇極也○沴開計反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

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藪故樂形仁聲也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

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實言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

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也吾子汨彛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

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

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于晉欲平吳以祜督荊州祜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

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

何必臨邊也。折衝也衝直也應兵橫直猶辨縱橫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

出也。正家以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

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學文孝武學光武學明學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

外拜而受弔。知生者用彼用我失其助故拜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理通之論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寬似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

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乎。慎似子曰。不知也。仁非子

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

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爲而運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終之後如不得見必也剛

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

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聚辭子曰。大

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曰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體則無方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

也。知而有宜曰義反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

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

典以達。見文未子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

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于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絕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仲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子

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

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卽嬰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矣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

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辨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詭之言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

乎。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素而莊。靖也惠而斷。

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附驪太白山。來學於子誠。慤而威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附驪。密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而深

弘。温大雅字彦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禮樂則未備。禮樂則未備。禮樂則未備。

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庶幾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

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

乎。似忘所為。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襄陽為公。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

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

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為剛。旨遠為柔。柔遠則清。

音若墳箎。墳土音剛而濁。箎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墳箎。上平底六竅。箎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

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

實。實。則濁。

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

實。實。則濁。

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實皆也。歌緣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編錢韓宜子。宜子曰。香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時官今子營

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

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為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

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

未之見也。著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特。若並行於

時。有用捨焉。遂行擬執。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靖問任智如何。

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異端害也。薛收問仲

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為對。王續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

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

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孝則知父之慈。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弟則知兄之友。

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

利。營一身。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揚文感。襄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王

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應天順人。則禍已。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

之命。易為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

李密出。子謂賈瓌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

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子曰。我未

見知命者也。

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每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

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絕。

四者惟義所在

惟有道者能之。有道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

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

舜在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

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仕不

即農四民何逃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用有節

薛方士問葬。

方士未見

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

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

封域之制無廣

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諱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

不居良田。

幼

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

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

陳叔達

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

敬謂不敢無之。遠謂不敢有之。

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

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

周禮祭天曰。祀祭宗廟曰。享。與其各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

達茲三者

之說。則無不至矣。

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

叔達俛其首。

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首思之甚。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

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

猛字景略。為符堅相。備放而青蠅。批之密矣。兵至。而遠近帖然。溫矣。先驅尸染。然後舉賢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

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

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機密長於算術。申韓之學。非正。道故云。太平則

亂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帝時作相宣勸而口不能言時解其實實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

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好平刑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勳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講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矜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

歸州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

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

也。虛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

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與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柳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文中

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

統天下乎。仁者文帝感繼祭去肉刑義者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恕若章帝救楚王徒者是也其役簡也其刑清也君子樂其道也小人

懷其生也。怨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

舉也。禮異者王道淳則舉漢難霸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駁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大義之蕪甚矣。

蕪荒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禮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